重訂四書說叢

重訂四書說叢卷四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訂

誠明章

此章發殊途同歸之旨就現成說不說工夫　夏云誠則明矣二句交互說見得究竟無二兩則字文勢一般快捷不可獨把下邊則字停緩　又云章句明則可以至於誠已在自誠明前一步了又說他何用　董云承上章誠明之說而發首章性教之名重在合一而不重分別也故以下十二章祗言至誠之化

而更無大小之異第於其次節略明始之稍異而卒歸於化此子思深重修道之功合率性之體而示學者以入德之門也

盡性章

此章只能盡其性一句已完以下是指點盡性之妙耳

管云盡性與率性有別率以直率為義盡以曲盡為義愚按到得至誠即率即盡彼是論理此就人論耳

了凡云天地萬物皆性中之法象盡性而盡人物只是此實心中一時都盡了又云已性既盡便精無不貫氣無不流而人物之性無不盡矣非知

明處當之說也。玩下文化字之義。卽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猶不足以盡民物之情。况有知有處耶。當聲名洋溢之時。霜露所墜之地。必欲知明處當而後尊親。亦淺之乎窺至誠矣。了凡之說。驟似可聽。其實知明處當。乃性中必至之經緯。必說至此。盡性之功方實。若空空說個一時都盡。便與見性無異。陽明云、盡人物處。正其盡性處。離却人物。更無性可盡。朱子云、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此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

火能熯物而焚爇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而何。 李卓吾云人物與我同一性也若猶見有人猶見有物未能爲盡其性也天地與我同一性也若化育不自我參贊不自我猶未爲能盡其性也故中和一致而天地於我乎位萬物於我乎育嗚呼乇矣盡矣非虛言也。

致曲章

致曲卽是求盡其性之功凡欲盡性須從隱微處做起蓋隱微之中有惺然獨覺者誠之源也乃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之處正未發之時睹聞不及之地

故曰曲。曲即心曲秉曲之曲。此曲証善端發見爲是。但不可云一偏耳。至誠全體之善。亦從此端發起。但至誠率之而出。自然充滿。其次只須用力致耳。至誠與其次。只在致不致之間分別。致云者。無幾微不慊。無纖毫放過。此處能誠。無所不誠。故曰曲能有誠。此皆不睹不聞之功。不期其形而自形。至於明著動變而化。雖曰不無驗於物。未始以物言也。不可以形著明爲盡巳之性。動變化爲盡人物之性。此數句一直推說下。無人巳之分。巳盡人亦盡矣。從有入無。自化我忘於感。物忘於知。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

感應同原德業無二吾這裡未化安能人化耶惟天下至誠有化之德故能成化之業今思誠也到化境豈不是至誠而何　形著明是誠之形著明動變化是誠之動變化乃其天機自然不消費力不消等級如火之自微而著色之自濃而淡也只是一誠爲主便有許多光景非化由變變由動著由形明由著也

夏云末句即是贊致曲者言他不是個至誠豈能如此不必別引一個至誠來比並此正言無天人之異非別言天人也　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只贊至誠而致曲者亦歸於至誠語外自見　續

前知章

顧涇陽云或問至誠前知有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無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有待不可言前知無待則何所據而知也曰禎祥興兆也非興本也必有所以興者矣妖孽亡兆也非亡本也必有所以亡者矣鬼神於所以處知之故顯出個禎祥妖孽至誠於所以處知之故曰如神一也只是禎祥妖孽等類泛泛觀之其狀顯那個不見細細求之其精微那個能見即如成子受脤一節成子不知也成人亦不知也獨劉子知之耳又如邾子執玉一節邾子不知也邾人亦

不知也獨子貢知之耳推而上之蓋有劉子不知子貢不知獨至誠知之者矣况乎福中藏禍禍中藏福塞翁之馬邑人之牛種種色色變幻百端豈尋常智慮所能一一而窺測乎故至誠不待禎祥妖孽而後知禎祥妖孽却必待至誠而後能知之也曰所以處是何物曰只是一個理這一個理微顯微微微近微遠微常微變微始微終不可以象言而象攝焉洪纖高下莫能違也不可以數言而數該焉往古來今莫能違也試看孔子序書特存秦誓分明知秦當繼周而有天下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答以定於一

分明知封建之當廢而郡縣這等處總只是參得一個理透此理微顯微微至誠亦微顯微微此理微近微遠至誠亦微近微遠此理微常微變至誠亦微常微變此理微始微終至誠亦微始微終所以洞乾坤於指掌通混闢於呼吸既非如陰陽家牽制象數規規占算之間狥其有定之粗迹而迷其無定之圓機又非如儒生家弁髦象數槩以爲不足憑執其無形之渺茫而略其有形之實證也若是者人莫不詫而奇之自至誠觀之猶之權說而輕重自見度設而長短自見量設而多寡自見鑑設而妍媸自見爾何容

心焉。却有一件可詫。自昔國家興亡。當其未然無有不經人道破者。只其本人反不自知耳。即如今人做一事。其間或利或害。或成或敗。亦無有不經人覰破者。只其本人並不知之耳。及看他人。又原明白。如此則人人如神也。不亦異乎。曰此理如何。曰中庸說得極妙了。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言人而言道。可味可味。蓋言人則至誠之造。非聖人不能當。言道即匹夫匹婦當其一私不着。便是至誠。既是至誠。便有可以前知之理。恒言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豈不以當局者身在事中。則有我。有我則有私。於利害成敗看得

重計慮橫生所以常苦旁觀者身在事外則無我無我則無私於利害成敗看得輕脫然不係所以常清假令當局者之心一如旁觀者之心則亦無有不知者矣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曰然則至誠與衆人何以異曰衆人前知只是一箇天機偶然露巧且其爲知也亦但知之而已至誠便有作用無論在位與不在位可爲與不可爲到處有一副眞精神密密斡旋非但知之而已也曰鬼神何如曰鬼神知其將興爲顯出禎祥來凡以鼓之舞之使之益歆於善也知其將亡爲顯出妖孽來凡以警之懼之使之改

其不善以復於善也道便是鬼神的作用只要人承受得　所謂理者即章中之善不善是未落到蓍龜四體之源頭處也至誠非必於前知也道固如是耳陽明云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　如此之知以之賢于衆人則可耳不可謂之前知前知直自性地初分處見其必當如是所謂知幾其神乎非至誠安能臻此　積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誠神幾爲聖人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以無爲之體感通其動而未形之幾至誠所以前知如神也常人原無是寂然不動

者則念必落於幾後何以能前知故大學教人以愼
獨而易贊聖人則曰知幾其神

誠者自成章

董云以成成解誠吾以是知實之不足以盡誠也道者
下文時措而已曰自成自道非離物而立於自兼物
而成其爲自也何也我與物皆物也物之終始皆立
於誠之中而毀於誠之不立故君子誠之爲貴當其
誠時知有誠已而已非有域外之想也然離物無我
彼物不立我物亦毀我物旣成彼物亦附所以非自
成已而已也若然者非成已之後而徐及於物也成

已者成吾性也性之中而仁知存焉仁知之中而已物屬焉既已謂性安得不內既已謂內安得有外既已合外爲內自可即內爲外而時措之時宜之若取諸寄若逢其源而適以滿其自成之量了其自道之功止曰成已而已矣此君子之誠也

誠者自成也天命之謂性也而道自道也率性之謂道也二節是解誠者自成也三節是解而道自道也觀二誠者是故故字義自了然成已仁也四句是過遞之詞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自道而道之也

續曰自成見本天然之德性而不假一毫之人力也道即率性

之謂也誠立而道自行不假脩道之功也 了凡云誠之在物如水造波波全是水由水而起由水而滅始終皆在水中 袁七澤云誠之在物如空在諸相中春在花木裏搏之無形覓之無跡人謂其無而不知實有者皆仗誠力無誠無物矣譬如無空安能發揮諸相非春安能生育萬物 了凡云非自成已而已也二句作一句看成已成物一時事 疑問云纔說個誠便不是我獨有的纔一成已便自裁成輔相左右曲成所以成物也所以二字要看得渾成 夏云本等成已是知成物是仁故意倒說以見其無內

外　鄧定宇云成己仁也何以曰仁吾人耳目口鼻雖是個人中間有個生意貫洽於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纔成得如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知如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子知曾子故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乃決詞曾子曰唯略無疑難至子貢之穎悟恐不能無疑夫子曰賜也女以云云試以疑問子貢曰然非與所答果是疑詞儻以語子貢者語曾子則失了曾子以語曾子者語子貢是不識子貢故曰成物知也　此節只該重成物邊說蓋誠兼物我上二節已盡恐人不知物之即

我故又剔出言者合外內之道也不是合內外而為言的說話蓋合外之飛潛動植乃為內之血氣心知合外之生長收成乃為內之知覺運動不合外原無所謂內也故不曰合內外而曰合外內 問時措之宜是顏子閉戶禹稷纓冠之義否朱子曰亦有此意須仁知具外內合然後有個時措之宜

無息章

董云無息不二誠之別名也凡物有成與虧則有息二無成與虧則無息無二此善名誠也而無虛假不足以盡之世之言聖人者以及物之功言天地者以

生物之化言其及物而不得其所以及言其生物而不得其所以生則以聖人與天地爲天下不可測之者而不知其立於一誠之中聖人得之而無息天地得之而不二不二者不已無息者不已而功化始同流焉故知聖人配合之源則天之所以爲天與文之所以爲文原非不測之者而一歸於道之庸矣不息則久存更名爲無爲此全在不睹不聞之中無聲無臭之地而微則外矣因誠形之理也悠遠博厚高明作六字看而實相因理無二致並集一時微之妙乃至於此未言及物也所以及物者即在焉此等氣

象雖唐虞不增雖洙泗不減不以有土藉也仲尼萬世爲土則覆載生成在萬世矣因覆載生成而即與天地相配註云同體者猶未可以本體言也天地之道以下正發明其同體者而不在功業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至誠之不測也求其所以與天同體之眞則天地可盡而况聖人乎則亦有可得而測者矣以天地對物則物爲物以道言之則天地亦物也故曰其爲物不二爲物即有物混成之物指造化之主宰言也不二誠也胡不云爲物誠乎誠之名未若不二之彰其運也胡不云一乎得一而神得兩

而化言一則化偏言二則神滯故言不二而神化備矣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也亦未言及物也自天地之氣運狀之而所以生物者在此與前言至誠者正相應也今夫天一節語其生物之盛如此然必先言昭昭一撮卷石一句者何也此非剩語也善觀天者即昭昭可以盡矣昭昭雖小而不二之理莫彼之真不待索之無窮而後盛也善觀至誠者觀其屋漏之中而篤恭平天下之氣象盡矣故觀天命而知天之所以為天觀聖德而知文之所以為文兩所以字見世之言天言聖者之未窺其原也雖然天之不已循

易言也聖人人耳小而接搆之變態大而生死之殊化此聖人之所不能無也而何以能如天之不已不知曰純則一念而萬念同觀動靜云為比於寒暑晝夜而亦無已時矣故曰純亦不已而聖人非小天地非大以聖人同天地亦非奇特不測之稱而庸德止矣

此章是兩開一來文字遞至誠之業而以覆載成歸之將天地夾入至誠也言天地之道而即以所謂博厚高明悠久屬之將至誠夾入天地也無息三節與一言節對博厚二節與博也節對如此者節與今夫天節對分而愈合即無末節意已了然 續上章

是論誠之理。此章就至誠身上說。故下一。故字非進一層之謂也。至誠無息則久。句與徵有漸次。從徵說到悠遠。從悠遠說到博厚。從博厚說到高明。細漸形容功用之妙。若有次第而實無先後於其間。諸則字不甚用力。註中積字發字太費力。德至至誠。自然不俟恢擴而深厚。不待發越而巍煥者。非積之發之而然也。

成已成物。原非兩事。才說到悠遠博厚高明。則盡兩間之所有。原具在至誠心體中。自無不在其甄陶。無不歸其化育。無不各底於康寧。所以覆物等句。特借天地字面形容其盡人盡物耳。此處只就聖

人身上說然與天地配意已包在裡面了故下文足之曰其博厚分明是個地矣其高厚分明是個天矣其悠久分明是天地之無疆矣兩節總是一意不可以體用分　夏云聖人與天地同體處在至誠不在博厚高明悠久上朱子殊鹵莽　了凡云如此者三句是統贊詞若一一分配則天道何嘗不變地道何嘗不章　晉云蓋照上章形著動變而反言之形則著著則明見而後章也動則變動而後變也變則化爲而後成也尚未可當至誠天道之極至此則功化悉出於自然矣　疑問云論至誠至此至矣盡矣無

復可言。除是實說個天地。然後可以形容得。故將天地之道一一細說。 其爲物不二。卽是上文至誠無息。下文於穆不已。但此處不可說出誠字。以傷語氣耳。 了凡云、不測不專指生物之多。卽一昭昭一撮土。亦自有難測處。 管云、博也節就爲物不二體中別言其對待流行之德。重情性、不重法象也。道既有所分屬則亦言川流之小德而非敦化之大德矣。蓋從儀象既分之後。向於生物上說。 自昔言天地者。陰陽剛柔而已。曾有博厚高明悠久之目哉。云云者。特以至誠之配天地者、反擬之以見所以狀至誠者

安見不可以狀天地云耳橫說豎說揔見至誠之倬天地如舊說殊少着落且以形容至誠之六字而强加之天地大謬矣

講錄云前段說不二即是不已之意已說天之所以為天了前段至誠無息即是純之意已說聖之所以為聖了不是到此纔推出天地聖人之所以然來只引詩作個左證以見聖人天地之無不同耳

大哉三章

三章作一章看條理井然總是贊聖人之道而轉屬之至德之君子見德性之中無所不備無所不宜即

至制作塞宇宙貫古今時雍風動而不能于德性加一毫精采盖論至是而天道人道之旨畢矣〇大意大哉五節贊聖人之道而屬之能行之人君子者學聖人而行聖人之道者也故其凝道也德性為本而問學為工尊之所以道之道之正以尊之果能如是德性所揖無往不宜不必處上下治亂皆露本地風光德于此至道于此凝身于此保無二候已若此者豈君子有一毫意必于其間哉即起而身任天下之禮樂亦性為之非我為之也假令稍有制作之意未忘則亦自用自專反古者等耳寧獨不保其身裁且

及之矣所以然者非天子固不可作禮樂也今天下亦非昔日之天下也而相守不廢者以當日議禮制度考文之人非自用自專反古之人故也然則有位無德有德無位與能言先世之文獻者豈可以輕言作禮樂哉可見禮也度也文也誠王天下之具也第重則不惟我無裁民過亦寡不重則弗信弗從理也亦勢也故君子之王天下也其道亦本諸身此身何身尊德性道問學之身也載于位而位重乘乎時而時重民安得不徵不特此也即以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亦無不可者以其從知天知人來也果

爾則一世萬世又不過天人中之一息耳夫孰能外之道德一而風俗同猜視忘而鴻鑠起洋洋優優之氣象不徒在於兩間所謂待其人而行者待此而已豈德性之外別有事業哉大意如此舊說求其說而不得分作爲下不倍居上不驕則有道無道又將何屬且四句亦是擬議之詞非實事也如何舉一廢一敢以俟之明者。紹

大哉章

董云君子之道聖人之道卽就在人者言之非泛論宇宙也朱子以章中有學問二字故屬之人道不知

聖人亦自有聖人學問從德性中出而下聖人十等者不免從學問以覓德性故曰學而知之若德性學問離而爲二則終其身不能入德矣

疑問云洋洋二節不對從發育峻極直說到禮儀威儀方足以盡道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興焉道體原是如此曰洋洋優優逼是贊道之大觀優優大哉句可見　又云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不對言此道發育乎萬物其峻直通極於天地峻高大之意

管云發育陶冶之意蒙昧而開導之曰發既開而培養之曰育　朱子云發育則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

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　饒氏云此章本以道之大為言然不合衆小無以成其大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觀冠以優優大哉一句可見

疑問云待其人句極重至德凝至道方可稱其人二字　又云凝字下得極妙水凝而為冰冰只是水合而一者也道具於人之性全性之德率之斯為道亦合而一者也　董云凝對發散而論以上皆道之發見宇宙為聖人之經綸而未得聖人之凝聚不凝聚則不足發散不凝之至則不能發散之至故下

文尊德性三字最重。蓋德性之中。無聲無臭。不見不聞。發育峻極。威儀禮儀。俱凝聚蟠結於至無至寂之中。而功化畢矣。　又云。尊德性工夫。全在道問學上。道由也。問學者。卽前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總名。由是問學。知得天地如何。吾如何去參贊萬物。如何。吾如何去發育。禮儀威儀如何。吾如何去經制。一一理會。如下文致廣大云云。此方是尊德性。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文細細言之者。正教其必道此學問以尊德性耳。全得此德性。與道凝而爲一。便可以做盡人盡物參天兩地的事業而時

措之皆宜矣。又云德性是天命之性尊之云者戒慎恐懼恭敬奉持惟恐其棄且褻也然所謂恭敬奉持者不只是懸空守着凡事凡物皆吾德性中所自有須一一理會分曉得身體而力行之務完其所謂發育峻極禮義威儀之本體此方是實實問學事此皆君子所自道以尊德性者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傳習錄或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

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是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 了凡云舍德性而問便是泛問舍德性而學便是徒學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豈不是尊德性 徐又貞云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謂之禪離此謂之訓詁

續疑問云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與新厚與禮皆德性所自有者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皆道問學以全此德性事若如註以各上半句作

尊德性說極道體之大各下半句作道問學極說道體之細一個道分作兩個道一件事分作兩件事如何使得　德性之中無妙不備原自廣大亦自精微廣大精微兩形互反以見德性之妙耶語氣與語大語小相似陽明云盡精微所以致廣大也亦似偏枯他句做此　鄉愿者窃中庸而不極高明者也究亦不得謂中庸無忌憚之小人窃高明而不道中庸者究亦不可謂高明有兩是無兩非方是至德　續黄云居上節是狀其德至而道行可上可下可治可亂無在不保其身即無處不行其道不必握三重之權際

三代之盛而華門闔實衰世末俗無非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世界而德性之用大矣引詩正狀其神龍變化天飛泥蟠處非免禍之謂也　上下治亂不足以盡德性偶舉四端言之足與足容舊泥國有道國無道偏在士君子身上說其實士人亦儘有不足與不足容者體味之自見　續了凡云默足以容不但我忘人須人亦忘我始得苟能心未忘雖默亦不足以容熙熙于于渾渾樸樸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此聖人默容之境也　朱子云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

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云。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此便是占便宜的說話。許氏云。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個是而已。許敬菴云。聖人之道。如此乎其大。君子之學問。如此乎其精密。而其究歸於明哲保身。無絕類離羣之事。此之謂中庸。一說重禮字。大意云。不言天地之道。而曰聖人之道者。正指聖人之制作言也。聖人之功用。莫大乎位育。而位育之本在中和。禮者中和之所寄也。故敘洋洋優優之功用。而歸重於三百之禮儀。三千之威儀。見

禮卽道也道非其人不能作非其人不能行欲有以行之必有以凝之故下文遂言凝道之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皆吾德性之體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皆所以問學以尊之也德全其所爲尊則皆吾故物日從事問學以尊之則新知日生凡此皆以敦吾厚而崇此三千三百之禮耳禮本卑而此言崇者合於德性而尊也[illegible]上三句迭用而字而此獨用以字可見是故以禮居上自然不驕以禮居下自然不倍語亦禮也安得不與默亦禮也安得不容至於明哲保身則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而與天地萬物同其發

育峻極矣故曰大哉聖人之道　或云此與下二章
俱即制作以明中庸所謂聖人之用也前說近之

愚而章

非天子以下一氣說下不可斷此天子是創業垂統
之君有德有位有時者今天下承文武開創來唯今
天下有同軌同文同倫之法制在所以雖有其位　云
云　而聖如夫子亦從周而已彼自用自專而生今反
古者眞無忌憚之尤而自取其裁者也　裁及其身
照上保身看最有味　續　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煞有感慨不滿之意只時制所在不敢生今反古耳

一、說此章爲爲下不倍者言故開口說非天子一節於賤者特詳雖有其德半段特下一亦字此字亦重末引孔子是個爲下不倍的樣子　董云人知有位無德之不可作而不知有德無位之亦不可作亦字須玩故夫子之從周所以從時也時之所在即中庸矣向令夫子改物而王冕之外豈無損益乎而康侯以春王正月謂行夏之時亦不達此章之旨矣　管云夫子之定禮樂修春秋將無近於議禮攷文歟曰定禮樂者即訂周公之典修春秋者即案魯史之文皆述者之事而非作也如易周禮一端便是議禮如

更魯史一字便是考文與索隱行怪同流矣。

三重章

三重註以議禮制度考文說極有見言重而德位時不待言矣德位時是三重前一層事下文本諸身是也章句惟此一句是所以重處大意實因民之重之以見王者之重故曰信從曰道則法曰有譽寡過意在用而不在體也言用而體自見矣寡過亦從民上說無其重故不信不從即此便是得罪於上而過不寡若能徵諸庶民則道德一風俗同而民亦不見其有過矣未節有譽即是無過之反盛世之民非有驩

庶亦只是信之從之道之法之則之耳　上馬節正

民之不得寡過者以不重故也　民德惟草弗信弗

從是民過也不重實使之是上之人不寡民過也重

則不過　續本卽德也而時位在其中徵諸庶民則寡

過矣所以然者我所以重於天下之理卽天地三王

鬼神後世之理也卽考諸三王而不謬可也建諸天

地而不悖可也云云　徵諸庶民是民自徵驗其所

信從下語太重與自然性體似隅矣　續董云考三王

四句不過極言盡善之徵耳無六事也　講錄云考

諸三王而不謬四句都只以理論蓋人者天地之心

鬼神之會百世之上有聖人此心此理同百世之下有聖人此心此理同使制作之出於我者不能盡善盡美而微有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人不無先後彼此之間茍既盡善盡美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出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可也謂我之禮度文章皆鬼設神施可也謂我洩鬼之祕漏神之機亦可也爲我率由三王之舊章遵而不作可也謂我斟酌三王之制度而損益得宜亦可也謂我立百王之大法而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作補偏救弊莫非傳我之精神亦可也蓋無所不

合者理也其不能一一皆合者天人各自有分也先後各異其時也故不謬不悖不疑不惑只論其理不當論其迹也必其迹之一一皆合則於理之當然者反有所不合矣　疑問云質是體質鬼神無質以本諸身者爲質而驗其符否　董云知天知人朱子云知其理也甚妙理不外時勢時之所不宜勢之所不乘即理之所禁也理之所契而天人冥合又何天下遠近之有偶就鬼神後聖上拈出此是源頭話不必泥定二件　了凡云天人二字是中庸大頭腦此特指點出來不必作推由說　疑問云一動世爲天下

道一行世為天下法一言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此其無惡無射庶幾終譽處全由知天知人來　黃貞甫云遠之近之是形容道妙語令人隨在皆親以遠近分地域者非也如觀絕代佳人遠近皆佳　疑問云末節如此正指知天知人言知天知人正所謂本諸身者斷不可指本諸身以下作六事說　董云王者制作求寡過不求有譽然寡過而譽起矣所謂聲名洋溢亦自然而然者也　須知民之寡過即王者之寡過也但此章俱是因作用以證本體故從民寡過為長　管云或疑君子重不見知

而不悔何以獨到王天下則重有譽曰此飛龍之所以異於潛見二龍也聖人作而萬物覩不但異於潛龍之遯世亦異於見龍之善世故太德必徵於得名

君子凝道至於上不驕下不倍治可興亂可容神龍不足以方其變不過曰明哲保身三重之徵至於言世爲法行世爲則遠有望近不厭唐虞不足以擬其盛不過曰民其寡過故曰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噫此之謂中庸也

仲尼章

疑問云堯舜之精一執中此天命之性也文武之道

德九經此天命之性也天時之運行水土之流行坎止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是子思形容語仲尼渾全一天命之性耶非一一去理會　了凡云此四句自合處說只是通古今合上下之理無不備之意自分處說則遠既不遺近又不悖上既同天下又合地總見仲尼之德之大也　董云四句較子貢綏來四句更精實益子貢言其高子思言其庸中庸之極歸之夫子矣　了凡云辟如天地之盡覆盡載形容仲尼之德已盡四時日月又在天地中抽出言之觀下節只說天地可見　是不能形

容而强爲擬議之詞觀下兩辟如字可見　此節形
容仲尼已窮於擬議更不容言說除是說天地方見
得仲尼故下文只贊天地贊天地卽贊仲尼也　辟
如貫下二節言天地卽是言仲尼也不必說借天地
以贊仲尼觀大哉聖人之道三節便可例見　續愚謂
萬物二句不專承天覆地載錯行代明來天地間有
物必有道物與道原分不得凡可見者皆物也其間
必有不可見者卽道也以物觀之不獨具形骸含情
識者是物四時日月亦物也其爲物不二天地猶謂
之物而况四時日月乎以道觀之不獨四時日月是

道。即飛潛動植。莫不有至理存焉。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總是一意而淺深言之耳。

朱鄱陽云、事物各全其理、是不相害。陰陽、仁義、若相反而實相濟、是不相悖。

初問云、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即並處就是不害不悖。不是並育了、却又不害。並行了、却又不悖。言中並育並行屬大德。不害不悖屬小德。非也。

小德大德二句亦不平。天地之化。散之爲物。運之爲道。而統之則爲德。其所以並育不害、並行不悖者。皆小德爲之也。而其間必有渾淪不散者。爲之植根而起化。是大德也。大德立於小德

之先實不在小德之外知未發之於已發則知大德之於小德矣　湯士臻云小德者陰陽也大德者陰陽互根之大極也陰陽取藏於應用之際機無朕而不暢資生資始於是乎托故曰小德川流太極素篇於深渺之中體無泄而不含潛天潛地於是乎存故曰大德敦化　了凡云流者出也川流者如一水分於萬川滴滴各全水味也化者融也敦化者如大爐厚火釵釧鐶鍾無不渾化而歸一也　德是一個德就其分合處言之若有大小耳　天地之所以大不須推尙一層卽就本文見之　大德敦化是天地之

所以大處

聰明章

中庸鄭注云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故從前發明中庸之理天人之道而歸結於仲尼一人猶未能盡其妙而復二章贊之至聖章以業言也見仲尼雖未爲帝王而帝王配天之業未嘗不收於當體至誠章以德言也見仲尼不離庸行而通天載必非天下後世之所能知也二章皆極贊之詞

疑問云聰明五段皆主心體言子思原不分質與德

又云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作一句讀足以有臨

方是聰明睿智下做此又云各句着一有字者聖人爲華夷民物之主臨容執敬别皆所不可少者雖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云云不如是不足以有之耳了凡云足以者即體而知用益不待發之事而已知其德之優矣

疑問云聰明睿智云云各一事爲一義合四字爲一事統五事爲一心

許敬菴云此二十字雖有許多名目其在聖人之心却是少一字不得又是偏一字不得非其至德全備如此何足以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别故繼之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舊說以溥博淵泉頂聰睿睿知五者以時出頂臨

容執敬別固不是時說二句總形容聖人心體莫知其所以然之妙亦似未安益狀至聖而列五德五德又各為四目雖曰不外一心終是川流之小德而非敦化之大德矣故承之曰溥博淵泉見其發脉處原知是廣大如是靜深而非徒以纖出為奇者耳時出謂時出此聰明睿知云云也下節又形容其及物之妙正見有本之感應自不同耳見言行三句當不得時出時出在體而不在用也此不過起下配天之由耳

管云三重章之提言行先以動領之此以見領之何也曰動指制作見指容貌聖制之垂世從動起

聖德之動人從鵝起也　海鑫云、唐虞盛世、尊親祇海內人民耳、施及蠻貊、則不止中國矣、進而極舟車等之所至、則不止六合內矣、又進而凡有血氣、則不止人矣、夫跂行喙息、翾飛蠕動、有血氣無知識、而曰莫不尊親、此學者所深疑不信者也、不知人與物類殊、而性一、形異而理同、首出庶物之聖人在上、調燮得宜、冬無愆陽、夏無伏陰、雨暘時若、災害不生、凡在宇下者、無不方溫思出、方秋思入、與陽俱開、與陰俱閉、各安其性命之正、即尊也、各遂其樂育之常、即親也、故莫不尊親、自是實事、非徒說理而已也　管云、

愚按孔子嘗言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天下安得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曰此三皇五帝以前事也乾象傳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歸諸大人之首出庶物者正指此聖而言夫子言過精義入神以往尚有窮神知化之聖人意或在此

疑問云故曰配天玩故曰二字可見到配天地位只是至聖本分事

經綸章

管云此至誠與前贊化育者有別蓋進而立天道之極者也故極贊其德之難知然其道毫無加於中庸而非絕德也故下章示君子以入德之方而要其至

焉。又云至誠立天道之極而先從經綸大經說起者聖人一人人道之中未有不先了人道而後還天道者也

又云朱子以五品訓大經義猶未盡如以敬敷五教爲經綸耶大司徒之不溺其職者能之矣何必至誠大經蓋指旋乾轉坤之大綱領說如伏羲之畫八卦神農之嘗百草軒轅之命倫頡制律呂造六書神堯之命羲和之司天地定閏朔以及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成春秋或古所無而今創之或古所沿而今革之神化宜民綱紀百世是曰經綸大經非知天命之聖人不足以與於此○如此說則堯之命

契敎以人倫豈獨不是但當自首出庶物開物成務
之人言耳然聖人居中古之世奉後天之時述而不
作亦不可不謂之經綸 又云立大本亦不專局在
喜怒哀樂之未發上言其證位乾元以立三極大中
之矩周子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近
之管子以專言未發之中則中固是乾元亦是坤
元此至誠是純以乾元立極者故如是云云 又云
知化前則奚啻前知如神而已即乾元之大明終始
於凡造化之闔闢人物之生成靡不洞徹其根元之
所在正窮神知化之謂其極者也又曰化育亦只在

目前特非至誠不能知耳即如人身中臟何以五腑何以六肢何以四骸何以百物類中松何以直枳何以曲鵠何以白烏何以玄皆有先天之根元在焉學雖至於志氣如神有開必先之聖人而此幾猶難徹也故知化育之至誠又在贊化育之上合理與象與數而一一洞徹其根元孔子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正是指着此境而言乃乾元之道岸所在也　又云至誠至知化育亦有所不知不能乎曰贊化育之至誠即有不知不能之聖人也知化育之至誠但有不能而無不知此義見於上

繫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屬乾乾知大始何所不知能屬坤坤作成物則不能違時節因緣而有作耳

又云至誠有此三大功用然皆以誠者自成之天道出之故其心一無所倚蓋後天奉時之聖人上倚先天弗違之聖人以作則垂範而至誠純乎天何倚之有又云夫焉有所倚世儒輒以目前見解求之或曰不倚名位權勢而贊化育此素王之業賢於堯舜者也斯則泰州派中豪儒之見耳或曰不倚見聞覺知而徹性體此圓頓之宗不歷階級者也斯則五花開後豪禪之見耳子思所謂無倚乃就登道岸之聖

人說也義亦在乾坤之二傳中坤元承天故有倚乾元統天則何倚無所倚而經綸天下之大經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無所倚而立天下之大本故曰首出庶物無所倚而知天地之化育故曰大明終始是所謂先天而天不違者也不可以初見性之賢人當之亦不可以未登道岸之聖人當之於此可驗聖人知至知終之學○愚按子思恐人將至誠之三大功用說粗了故束之曰夫焉有所倚學者解經當以夫焉有所倚寔在三大功用之前方是至誠體段不然則經綸大經盡人物之性之至誠亦能之立大本能贊

未發之中之君子亦庶幾焉知化育亦將與贊化育無二矣。又云肫肫節是卽無倚之心境而狀之曰肫肫其仁言慈祥之至也曰淵淵其淵言深潛之至也曰浩浩其天言空洞之至也至誠之心境如此豈入聖之未優者所能知之哉知之者亦唯固聰明聖知而達天德之至聖耳固者堅實之意天德卽自誠明謂之性雖有聰明聖知之質而精光外露猶是人德非天德必斂而固之毫無滲漏如宗家所謂廓然無聖者則心與至誠通而知之不遠矣　大經在宇宙也曰其仁自其不得不經綸處贊之也大本在聖

心也曰其淵自其心之無涯涘處贊之也化育天也至誠猶然人耳直曰其天亦自其合經處贊之也猶以爲不足故以肫肫淵淵浩浩冠之 續 袁七澤云既曰夫焉有所倚若將聰明聖知去知他便是倚聰明聖知若是不聰明聖知又那領得其惟固聰明聖知者乎固者收斂發藏之謂也〇愚謂固即無倚也不必作發藏收斂或云朱子曰猶實也而子曰即無倚也可謂實乎不知理必實有始還無體苟不至有忘其有亦不可謂之實也故曰其孰能知之明乎至誠至聖非兩人也管云廓然無聖正不相背

訂釋云或疑人至聖極矣乃有至聖出於其上而所謂至誠浩浩其天又似出於至聖之上何也曰此亦當以天人三道參之由曲致能誠以至於化此人道中之至誠反之之聖人也亦可與制禮作樂贊化育而參天地矣然天下實有一等聖人德由天縱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皆以不思不勉得之雖或以先天弗違之心行後天奉時之事而其德即是乾元此則聖中之聖天道中之至誠也至誠至聖其階級未必有高下而至聖猶以後天奉時之業見故曰配天至誠則以先天弗違之德見故曰浩浩其天先天者能

兼後天之功用後天者未必能齊先天之心法不但由之難而察之亦難也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管以子思分別天道人道之後言至誠者三言聖人之道者一即以仲尼之川流敦化結之顯是表仲尼以至誠無息之德行聖人三百三千之道者也人而天者也然不敢謂天下遂無純乎天道不待學而知之之聖人亦不敢謂仲尼從心不踰之上遂無進處又以此二章要仲尼之終故以至聖爲坤元承天之極功至誠爲乾元統天之極果蓋因夫子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言而推測之愚則

以此三章皆推尊仲尼而贊之之詞贊其業故曰至聖贊其德故曰至誠非有二也亦非推進一層之詞觀祖述章推揚已極不容復進矣夫子當時無不聞其政萬世無不遵其教即血氣尊親之象也夫子自言知我其天後世知其聖而不知其所以聖即達天德之證也豈更有所未到乎但聖人虛衷自言多如此耳此亦非懸說也耿天臺羅盱江皆然

衣錦章

通章精神在闇然二字而用功則在謹微此正所謂闇然也入德之德即不睹不聞之本體要全此不睹

不聞之本體必從戒愼恐懼來故挑出微字示人工夫嘗自此下手做下手工夫只自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二句下動節只是人所不見處一套做去不過此內外之心愈精愈妙而化愈神耳謹微之功至人所不見止矣更無已所不見處但內省節猶有省微信則一念惺惺於言動兩家之先奏假節便渾無彼信之迹到篤恭則兼忘奏假之意其間感化處直是與德俱進裏面愈微外面愈顯到此地位方是不顯方是聲臭俱無與不睹不聞之本體相合而爲德之至究竟只是完得微體耳

通章意此解已詳但每節

冠以詩云實有咏嘆一部中庸意　嶺管云首以文著爲戒者亦本上文固聰明聖知之義說來入德之德即指上文所達之天德君子學以闇然爲道則最初發脉便根無聲無臭中來不專以聰明聖知爲尚矣何德之不可入哉　子思深見中庸之鮮能者由於隱恠而隱恠之根在好名故舉闇然的然分別之使下學心曲中知所趨向其義與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章顯相照而與素隱章隱相發可謂不惜金針度與人矣學者思之　董云君子亦未嘗惡文惡那著著的文是鋪出來正是小人作僞處故可惡若無

錦而絅則亦不貴之矣 疑問云闇然而日章只重闇然二字不重日章故下淡而不厭三句畫出個闇然君子來並不及日章 董云日章亦不必外面看惺惺處即章也 管云闇以章藏門內為義其聲若有若無含章之狀也的則盡露無餘使人見其端的其根全在近名然實不繼則名必敗此所謂小人之道也又與前反中庸之小人相照雖有學術而不可法者也 疑問云淡而不厭三句是形容闇然者之模樣如此君子一味篤實其淡自不厭簡自是文溫自是理非淡簡溫有篤實在故不厭而文且理也至

說爲己之淡爲己之簡爲己之溫更不通蓋此三句是別人形容君子語非君子要如此淡如此簡如此溫也若要如此即非篤實矣　又云知遠之近三句正指所謂闇然自修者只是個謹微三句專重下一句上二句自外說向內挑出個微字來此微字即莫顯乎微之微即不睹不聞之本體知得此個微是天下大根本戒愼恐懼之功自有不容已此正說君子之闇然自修處不是爲己而又知幾之說　董云前云莫顯乎微夫微之顯總是此微至於無聲無臭固是至無之體其一念微處却無不得所謂無中之有

萬有之宗。以爲微之又微。以至於無者。猶未識無體也。故以下文二節。分人所不見。已所不見者非是。人所不見並微也。又安有已所不見者哉。即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可謂已所不見矣。然戒愼恐懼者。是何物。故知但可謂人所不見。而必無已所不見也。潛伏二節。舊分愼獨戒懼爲二事者非。即疑問分克治存養者。亦未是。此二節。皆是謹微事。豈惟此二節。即合下二節。亦是一套工夫。要知君子直到篤恭田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工夫未嘗輟手。疑問云。君子志在篤恭。不顯。而後已。而其根本則在於微。君子必

於此此內省無疚病則此志曠然方可欲而不可惡此是於人所不見處實用其功而作聖工夫全在於此故曰人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君子之不可及照後篤恭不顯說不承內省不疚說又云動處方可着敬言處方可着信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將於何處着力心體原惺惺不昧敬信只是常惺惺完養此心體耳　許敬菴云工夫不至於不動敬不言信內省猶不能無疚此與首章戒慎二節同一語脈無動靜淺深之別也　又云謹微之功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已無可復加了除是即外象以驗其

內體之純故說奏格二節見天下不同返於微便是
微體未盡處亦便是志之不能無欲處　講錄云賞
刑亦是不能無者不賞不怒亦謂有德以主之所恃
不在此也若說全不在賞刑則天命天討聖人何不
能無哉　疑問云恭即是敬信即是心體曰篤恭曰
不顯只是到微之極微處　篤恭而天下平是我與
天下同歸到天命之性地位　聲色亦治道所不可
廢但不可以之化民耳正如王者亦未嘗廢賞刑但
所重不在此耳　病在一以字如有德以主之則聲
色亦不顯也　至矣是贊詞至即中庸其至矣乎之

至。○董云到此田地雖有喜怒哀樂却無喜怒哀樂真與天命無始真源胎合無聲聲而無聲臭臭而無臭無已可存無類可對中庸其至斯其至矣首章自天命說來詳君子體道之功此章自下學說進以合天命之體自源得流以流合源以成一部中庸也。

有說小異存之。羅玕江云天道維玄維黙維於穆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道不相似矣故闇然之闇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

瑩無點畫者也猒之以溫溫則絲繭方尋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於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乎近風出諸自微微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間也哉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之自敬信而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威而不事賞且怒者是也如是而後其德始闇然不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不顯之極以及於天載之無聲無臭乃歸之而嘆曰此即所以聖之至爲誠之至矣夫　管解末節云引詩深勉人德之君子一息尚存即非至德必通極於天命之初而後

爲至也舊注以爲形容不顯篤恭之妙殆不然大意引皇矣之詩言懷明德之君子至聲色不大則庶乎不顯矣然稽諸孔子之言特化民之末務耳但曰不大而已則明德作人儀乎衆猶有外露者在未有以見其固聰明聖知而達天德也進而求之蒸民之詩曰德輶如毛則微於聲色矣然毛猶有倫之物也但曰如之則聲色雖泯於外而任重道遠之氣槩隱然猶伏於中其所以固聰明聖知者猶未至也必若文王之詩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然後一痕不存萬化俱寂聰明聖知之德不但光彩毫無所露於外

而其端倪亦了無所伏於中。德至此無以復加矣。即此之謂亞聖即此之謂至誠。若子闇然從學終於是焉。又云德之所以難於進。太非以進道之光。芒未盡則。以。任。道。之。餘。勇。尚。存。此。成。章。後。達。之。通。患。也。故。子。思。不。但。以。小。人。之。的。然。爲。戒。雖。君。子。闇。然。之。學。亦。深。防。其。僻。焉。◎亦與然有精理存以相訂。

四書說叢卷四終